

最后的军礼

石钟山 / 著

激情岁月烽火又燃

石钟山再塑军中硬汉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最后的军礼/石钟山 著. - 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
2007

ISBN 978 - 7 - 02 - 005974 - 4

I. 最… II. 石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29725 号

责任编辑:胡玉萍

赵 萍

责任校对:王鸿宝

责任印制:周小滨

最后的军礼

Zui Hou De Jun Li

石钟山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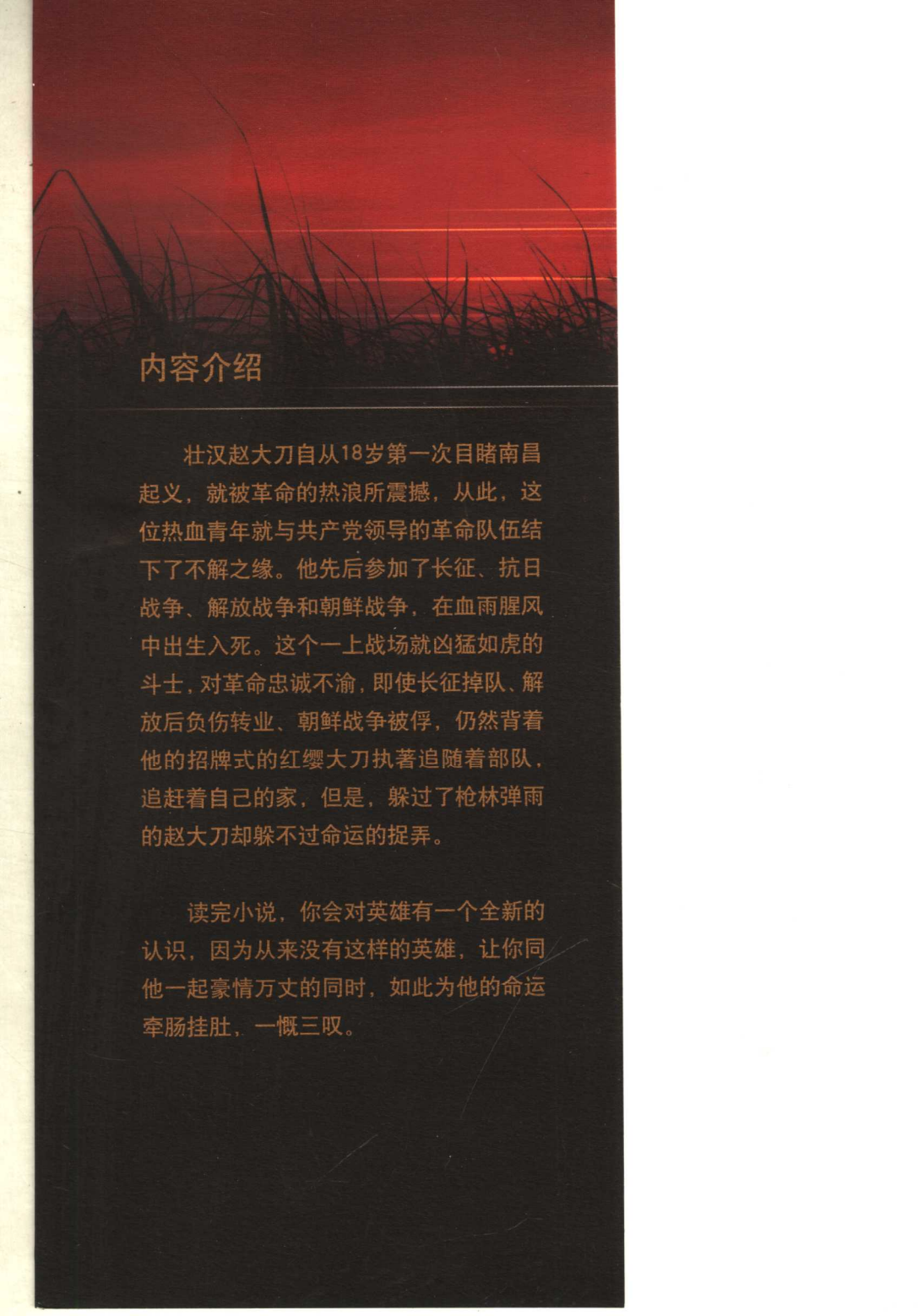
字数 171 千字 开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 6.875 插页 2

2007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 - 30000

ISBN 978 - 7 - 02 - 005974 - 4

定价 14.00 元



内容介绍

壮汉赵大刀自从18岁第一次目睹南昌起义，就被革命的热浪所震撼，从此，这位热血青年就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结下了不解之缘。他先后参加了长征、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，在血雨腥风中出生入死。这个一上战场就凶猛如虎的斗士，对革命忠诚不渝，即使长征掉队、解放后负伤转业、朝鲜战争被俘，仍然背着他的招牌式的红缨大刀执著追随着部队，追赶着自己的家，但是，躲过了枪林弹雨的赵大刀却躲不过命运的捉弄。

读完小说，你会对英雄有一个全新的认识，因为从来没有这样的英雄，让你同他一起豪情万丈的同时，如此为他的命运牵肠挂肚，一慨三叹。



石钟山，男，1964年生于吉林，当代著名作家。1984年开始发表小说。根据其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有《激情燃烧的岁月》、《军歌嘹亮》、《幸福像花样灿烂》、《母亲，活着真好》、《角儿》、《玫瑰绽放的年代》等等。

责任编辑：胡玉萍

赵 萍

设计：刘 静



目 录

第 一 章	阻击	(1)
第 二 章	追赶	(12)
第 三 章	抓丁	(33)
第 四 章	迷失	(46)
第 五 章	火种	(50)
第 六 章	奔向延安	(55)
第 七 章	崭新的大刀	(68)
第 八 章	求婚	(77)
第 九 章	追求	(90)
第 十 章	敌后	(96)
第十一章	伏击	(105)
第十二章	人与马	(109)
第十三章	挺进东北	(123)
第十四章	出生入死	(130)
第十五章	血是热的	(135)
第十六章	结婚	(139)
第十七章	负伤	(148)
第十八章	转业	(157)
第十九章	赵果和赵大刀	(161)

第 二 十 章	家 庭	(164)
第二十一章	归 队	(170)
第二十二章	阵 地	(174)
第二十三章	被 俘	(178)
第二十四章	战俘营	(182)
第二十五章	回 国	(195)
第二十六章	最后的阵地	(202)
第二十七章	骑兵团	(208)
第二十八章	绝 唱	(213)

第一章 阻 击

残阳如血。

1934年11月，湘江左翼无名高地上，红一军团十三连已经连续激战五个昼夜了。此时，黎明尚未来到，昨夜的秋雨来势很猛，足足下了两个时辰。攻击阵地的湘军似乎也疲乏了，在秋雨下得最猛烈的时候，暂停了进攻，龟缩在无名高地山脚下的一片林地里。

五天五夜了，无名高地上的红一军团十三连，只有在这会儿才得到片刻的喘息。战士们拖着枪，趴在战壕里，一歪头，就睡过去了。雨水和血水混在一起，在阵地上汨汨地流淌，一丝一缕的血腥气和泥土的气息在空气中弥漫着。

连长赵大刀倚着一棵被炮火烧焦的树，刚开始他并不想睡着，他要好好想想，想一想阵地，想一想这七天七夜的阻击任务。在这短暂的战斗间隙里，他还没想出什么眉目，就睡着了。他太累了，两个多月来，整个红军队伍里没有人能睡上一个囫囵觉。

两个月前，红军从瑞金和于都同时出发，那时还不叫长征，叫战略转移——突破敌人的封锁线，去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。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领受了军委的任务，左右两翼掩护红军大部队的转移。但当整个队伍一走起来，他们才明白，这哪里是转移，分明是整个苏维埃在搬家。一张纸片，一块布头都带上了，人喊马嘶，肩挑背扛的，队伍的行动真的是太慢了。有时整个队伍就拥挤在

一个山口里，一匹负重的马累倒了，横在路中央。路窄人多，后面的人谁也甭想过去。急着往前走的人，建议把马和成包成捆的家当都扔到山涧里去，负责押货的人怎么也不肯，双方吵吵嚷嚷的，互不相让，队伍只能是没有边际地堵着。红军初始的速度，可以用蠕动来形容。

赵大刀所在的团负责断后，比大部队晚出发了几天，可出发两天后，就追上了前面的部队。因为他们有断后任务在身，没有过多的负重，只是一些正常携带的枪支、弹药和干粮，完全是战斗部队的速度，一个晚上的急行军，就能走上几十里、上百里。如今这支精干的队伍行走在蠕动的搬家大军中，就是浑身有劲儿也使不出来。

十三连连长赵大刀，看着龟行般的队伍，急得火烧火燎。他一会儿拍腿，一会儿搓手，然后就脸红脖子粗地去找团长去了。

团长姓李，叫李八一，名字是参加红军后起的。李团长的资格很老，参加过南昌起义，后来起义的队伍就拉到了井冈山，和朱、毛领导的队伍会合在一起，开辟革命根据地。一路拼杀下来，李八一死里逃生。红军从瑞金出发前，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扩编，李八一就从营长晋升为团长。赵大刀天天和李八一在一起拼杀，今天你救我一命，明天我替你解围，两个人的友谊是用生命换来的，因此，关系很铁，不分彼此。

赵大刀找到团长，急得两眼冒火，李八一就说：大刀，你急，我比你更急。这样下去，啥时候才能冲过敌人的封锁线？可你别忘了，咱们的任务是断后，断后懂吗？就是掩护大部队。

赵大刀听了团长的解释，就没了话。要依他的脾气，恨不能带上队伍，把前面那些碍事的队伍拨拉到一边，率领人马，冲到队伍的最前面去，和敌人你死我活地杀上几个回合。

后来，队伍似乎快了一些，敌人象征性地做着零星的抵抗。有枪炮声从前面隐约地传来，队伍就有了一种紧迫感。赵大刀亲眼

看见，山沟里和道路两旁，累死的骡马横七竖八地躺倒了，地上散乱地扔着苏维埃的家当。看来，前面的部队真的顾不上那么多了。

两个月后，队伍终于走出了江西，进入湖南。在这两个月的时间里，敌人调集了重兵，埋伏在湘江两岸，他们发誓：要把红军全歼在湘江。

一支队伍要生，要活着出去；而另一支队伍却要灭你，让你死。结果可想而知，两支队伍，几十万人马在湘江遭遇了——双方你死我活地纠缠在一起，枪呀炮呀的交上了火，敌人还动用了飞机，一边扔炸弹，一边扫射。此时，一方以逸待劳，一方是疲惫之师；一方在暗处，一方在明处。红军的这一仗可以说打得相当被动。

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，肩负着掩护主力部队转移的任务，硬是在湘江两岸撕开了一个大口子，拼死钉在阵地上，力保后续部队过江。

赵大刀的队伍起初并没有参战，只负责断后。前面的枪炮声一阵紧似一阵地传来，他们只能在后面着急上火，恨不能插上翅膀飞过湘江。虽然没有亲自和敌人交火，但前方的枪炮声，还是让他们嗅到了战斗的气味，十三连全体官兵的整个神经顿时灵醒、亢奋起来。

十几天后，终于轮到他们团过江了。

那是一天的傍晚，整个湘江通红一片，死骡马和人的尸体，以及一些辎重堆满了湘江。敌人的炮火依旧猛烈，炸弹落在水里，炸出的冲天水柱，遮天掩日。战士们迎着炮火，蹚着浮在江面上的人和牲畜的尸体，快速地冲过了湘江。

当夜，他们团又领受了新的任务——阻击敌人，掩护红军的大部队转移。十三连的具体任务是接管无名高地，坚守七天七夜，为大部队转移争取时间。在这之前，一军团的一个营的红军，已经在无名高地上坚守半月有余。

在夜色的掩护下，当赵大刀率领十三连的百来号人马冲上无名高地时，所有的人都震惊了。原来这个营有着近三百名士兵，此时活着的还不到三十人，并且全都挂了彩，被炮火摧残得面目全非，互相搀扶着站在掩体里，流着泪迎接十三师的到来。

代理营长姓王，营长和教导员早已牺牲，就是代理营长也换了好几任。眼前的代理营长，其实只是个班长，营里的骨干早已经拼光了。王姓代理营长给他们敬了个礼，嘶哑着喉咙说：阵地还在，一寸也没有丢，以后就看你们的了。说完，带着几十个人踉跄着，在夜色的掩护下撤出了阵地。赵大刀还不知道，红军转移前兵强马壮的十万人，经过湘江一战，只剩下不足三万人马了。但此时，他清醒地意识到以后的七天七夜将是残酷、血腥的。眼前的阵地上，歪七竖八地躺满了尸体，有红军的，也有敌人的。敌我双方在无名高地上纠缠了几十次，所有的红军战士都明白，时间对红军主力来说意味着什么。

五天五夜了，记不清敌人向无名高地发动多少次进攻了。敌人想冲破红军的阻击线，然后去围剿红军主力；而高地上的红军，誓死不让敌人逾越阵地，要为红军主力的转移争取更多的时间。

赵大刀靠在那棵焦糊的树上，不知睡了多久，突然，他醒了。一股浓重的血腥味包围着他，整个无名高地都被这股血腥气笼罩了。他的神经又灵敏起来，跌跌撞撞地在阵地上走了一圈。阵地上只剩下二十三人，其中还有几个重伤员，痛苦难耐地躺在战壕里，被雨水血水浸泡着，高高低低地呻吟着。还有两天两夜呢，看来十三连要与无名高地共存亡了。

秋雨在黎明时分小了些，赵大刀站在雨中，望着朦胧的阵地，和那二十几个活着的士兵，他的眼睛潮湿了。赵大刀自从参加了红军，生生死死无数回，还从来没有这么伤感过，但这场阻击战，让他真正地感受到了悲壮——几十个活蹦乱跳的战士，一个又一个地在他眼前倒下了。

井冈山的革命正在星火燎原之时，赵大刀就带着二十几号人，盘踞在井冈山几十公里外的另一座山头上。那会儿，他是名副其实靠大刀起家的。一把鬼头刀背在身上，刀把子上系着红绸，风起的时候，一飘一抖的。他的名字赵大刀就是那会儿叫响的。他以前叫什么，没有人能记得了，后来他也默认了赵大刀这个名字。再以后，他的名字又随他到了革命队伍中。

没革命前，赵大刀也算得上是个热血激进的青年。小时候上过几天私塾，大小字也认识几个，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也能背上几段。十几岁的时候，在周边也算是个有头有脸的后生。他经常在外面跑单帮，南昌、长沙都去过，秋收起义和八一南昌起义也都亲眼见过。

南昌起义的那晚上，他看到很多穷人，举着火把，呐喊着向国民党的正规军冲去。起义胜利后，旗子插满了大街小巷，穷人们开仓放粮，当家做主。那情形着实让他激动和兴奋。那时他才意识到，穷人要是走到一起，发出一声喊，力量也是无穷的。

过了不久，起义的队伍闹了一阵子革命后，就走了，听说去了井冈山。一时，南昌街头很乱，说什么的都有。他回到了家乡，家乡依旧是死气沉沉，一点儿革命的迹象也没有。该穷的还是穷，该富的还是富。方圆十几里有两家大户，一户姓陈，一户姓王。两个大户家里都养了十几名壮丁，有枪，尽管是火枪，但在当地人的眼里已经不得了了。穷人走过大户家门口，腿肚子都转筋，就怕那枪。

赵大刀一回到家乡，就要“革命”了。在南昌和长沙，他是看见过别人是怎么革命的，举着火把，拿着大刀，一声招呼，发一阵呐喊，革了大户人家的头，开仓放粮，让穷苦人吃饱穿暖，这就是革命了。以前，他走在陈大户和王大户家门前时，腿肚子也转筋，想一想那院子里的十几杆火枪，还有数条恶犬，背上的脊梁骨都一炸一

炸的。

现在他不怕了，什么枪呀狗的，他见得多了。国民党那么多队伍，那么多杆枪，在穷人的一声招呼下，还不是被冲得七零八落的。他要招呼穷人起来闹革命，让穷人过上有钱人的日子。

那些日子里，赵大刀昼伏夜出，先找余三，又找了王根儿，这几个人都是他童年的伙伴。这几个青年后生十八九岁，正是血冲脑门的年纪，在家里吃不饱、穿不暖，觉得日子已经没啥奔头了，听赵大刀讲了外面的革命，眼睛都红了，攥着拳头，手心里握了一把汗。还没等赵大刀把革命讲述完，余三就挥着拳头说：不就是抢嘛，赵哥，我跟你干！王根儿也热血撞头地说：兄弟明白了，这穷日子也过够了，等革命成功了，咱也到南昌、长沙走一趟。

革命的热情在深山沟里一点就着，他们并不了解革命的真实含义，但有一点他们清楚，那就是打土豪、分田地，吃大户，让穷人也像富人那样过上好日子。这目标看得见、摸得着。说干就干，没多久就在方圆十里八村聚起了一百多号热血青年。然后，他们开始偷偷地制造武器，有的把家里的猎枪拿来，还有许多锋利的农具。赵大刀请铁匠花了三天的时间，打造了一把鬼头大刀。

万事俱备。在一个有风的暗夜，这百十号人在一个山沟里，点亮了火把，手里拿着各式家伙，嚎叫着向陈家大院冲去。

陈家大院的兵丁哪里见过这阵势，胡乱放了几枪，就和陈家大院的人从后门跑了。这些革命者呐喊着冲进陈家大院，砸得砸，夺得夺，稻谷撒得满院都是。

一夜之间，他们瓜分了陈家大院。

首战告捷，大大鼓舞革命者的士气，以后又有许多青壮年加入到革命队伍中。一不做，二不休，他们一鼓作气地奔向了王家大院。王家的人在听到陈家大院遭劫的风声后，带着细软闻风而逃了。

赵大刀带着革命青年一股脑儿摧毁了两个大户人家后，被眼

前的胜利冲昏了头,正当他们还想向周边发展的时候,部队来了。陈家大院的老大在队伍里当着团长,很快就亲自带着队伍来了,县里养着的几百号的保安队也一起杀将过来。

这还了得,这是穷棒子造反呢!队伍和保安队有义务把这支造反的队伍扼杀在萌芽状态。也是一夜之间,这支新兴的革命队伍就被复仇的队伍包围了。这些穷人家的青壮后生,哪见过这阵势,还没等开战,就逃了,躲了,只剩下几十个坚定者跟在赵大刀周围。

那一年,赵大刀二十岁。二十岁的赵大刀知道一场血战是不可避免了。他第一次意识到,革命和反革命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。他已经想好了,如果打不退敌人的队伍,就撤到山里,跟南昌的革命者一样,上井冈山打游击。

结果可想而知,几十人发一声呐喊,冲过去,却被对面一阵排子枪射倒了一片。最后,他们借着夜色,凭着地势的熟悉,三转两转地冲出了追捕,逃进了雾云山。

到了山里,只剩下二十几人。赵大刀没想到革命会这么残酷,不仅流血,还要死人。他们来到雾云山后,才发现从此是有家不能回了。出去打探消息的人回来哭诉,家已经被火烧了,爹娘也给人砍了头,人头就挂在县城的门楼上。这就是他们革命的代价。在他们绝望的同时,也有了一种死而后生的悲壮。他们齐齐地跪下了,冲着家乡的方向磕了三个响头。然后擦干眼泪,一起望着赵大刀。

此时的赵大刀已经没有泪水了。爹、娘和自己的一个姐姐,就这样被人给杀了。从此,他的心里就埋下了一颗复仇的种子。他暗白说:这辈子只要有一口气,命就要革下去,为爹、娘和姐姐报仇。

他眼里喷着火,牙齿咬得嘎嘎响,一字一顿地说:不怕死的跟我去井冈山,投奔队伍,报仇雪恨。

这二十几个热血青年已经没有回头路了，他们跟着赵大刀，向他们心中的圣地井冈山进发了。

他们来到井冈山前，这里的革命之火已经燎原了。根据地一再扩大，从井冈山到兴国，从瑞金到于都，革命的地盘一天大似一天，红军已经取得了三次反围剿的胜利。

赵大刀带着二十几个同乡在红军第四次反围剿之前，参加了红军的队伍。在赵大刀的要求下，他们这二十几个人被分在了同一个连队。

赵大刀仍带着那把鬼头大刀，系在刀把上的红绸仍在风中一飘一飘的。参军不久，第四次反围剿就打响了，一直到第五次反围剿，这仗就越打越不顺。和他一同参军的二十几个兄弟只剩下余三和王根儿了。这期间，部队经历过几次整编，但他们三个人从来没有分开过。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，部队为转移做准备，又进行了扩编。赵大刀当上了连长，余三和王根儿，分别担任一排长和二排长。

在那个细雨霏霏的午夜，他们所在的十三连告别了瑞金红色根据地。

在革命的日子里，瑞金的天空是那么的蓝，到处都飘满了红旗。他们一见到瑞金，仿佛看见了家。此时，他们告别了自己家园，转移了。去向何方？没有人知道，他们只有往前走。经过革命的洗礼，赵大刀和余三、王根儿，已经是合格的红军基层指挥员了。他们对革命胜利，一直有着坚定信念。

赵大刀在湘江岸边的无名高地上，背靠着一棵树，想起了往事。历历在目的一切，仿佛就在昨天。

然而眼前呢？无名高地上，幸存的二十几名战士在秋雨中，一声接一声地呻唤着。赵大刀知道，不管秋雨是否停歇，天一放亮，敌人就会发动新一轮更猛烈的进攻，这是激战前的片刻宁静。

赵大刀弓着腰来到余三跟前。余三正在往自己面前摆放着手榴弹，此时已摆了厚厚的一层，阻击战打响前，其他部队把弹药都支援了他们。大部队经过湘江一战，彻底清醒了，弃掉所有辎重，轻装简行，把多余的弹药都运到了阻击的阵地上。

此时，阵地上缺少的不是弹药，而是能够把弹药射向敌人的战士。余三的头上和胳膊上缠着布条，眼睛肿得只剩下一条缝了。他见赵大刀走来，咧开嘴笑了笑，嘶哑着声音问：连长，咱这是第几天了？

赵大刀清醒地计算着时间，从部队接管阵地那个晚上起，整整五天了。离坚守阵地的最后期限还剩下两天两夜。他伸出手和余三握了握，眼前情同手足的余三，让赵大刀多了些酸楚。当年自己带头在家乡革命，余三义无反顾地跟着他，一直到现在。再一场战斗下来，他们是否还能活着看见对方，谁也不知道。他从怀里掏出两支烟，递给余三支，然后说：我要是不在了，这个阵地归你指挥，就是剩下最后一个人，也要坚持住。

这句话，他已经说过无数次了，刚上阵地时就是这么说的。那时全连人还很整齐，兵强马壮的。看着三营最后几个士兵退出阵地后，他站在土坡上，悲壮地说：这无名高地是咱们的了。为了掩护大部队，我们一定要完成阻击任务，就是剩下最后一枪一弹，也不能丢了阵地。

此时，余三望着他没说话，只是用力地握了握他伸过来的手。所有的语言都是多余的，仗打到这个份儿上了，没有退路，只有与阵地共存亡了。

赵大刀吸了口气，哑着声音问：兄弟，后悔跟我出来么？

余三瞟了他一眼，咧开嘴，哧笑一声道：连长，我现在才知道，什么是革命了。

赵大刀拍了拍余三的肩膀。他知道，余三不需要自己再说什么了。他向前走去，在战壕里拐了个弯，就看见了王根儿。王根儿

抱着枪，背靠着战壕，正冲着黎明前灰沉沉的天空想着什么。他立在王根儿面前道：想啥呢？

王根儿并没有收回自己的视线，痴痴地说着：俺爹俺娘要是不死，这会儿该起床了。俺娘做饭，俺爹去收地里的稻谷呢。

赵大刀听了王根儿的话，眼睛一下子就热了，他也靠在战壕上，同王根儿一起望天。瞬间，他的思绪一飘一飘的，被扯得很远。因为自己革了大户人家的命，爹娘被绑在村头的大树上，给活活地烧死了。他已经没家了，可家乡的一切仍不时顽强地浮现在他的眼前。也就是在这时候，他明白了一个道理，作为游子，不管他走得多远，魂是永远被故乡牵在手里的。他用手捅了一下王根儿的腰，低声道：根儿，等革命胜利了，咱们一起回家。

王根儿冲他笑了笑。王根儿比他小两岁，这一年刚满十八岁。笑完了，王根儿想起了什么似的，开始检查自己的枪。阵地上每个人都了解自己的责任，最多也就是在瞬间的平静中，短短地游走一下思绪。当枪声响起的时候，他们又将忘记一切，眼里只剩下了阻击。

赵大刀庆幸的是，虽然全连只剩下二十几个人了，但阵地还在自己手里。十三连并不感到孤单，投入这场阻击战的的是一个完整的红军团。在无名高地的前后，还有好几个阻击阵地，他们会相互支援的。

阻击战打到第三天的时候，李团长带着警卫员，半夜摸上了阵地。李团长面对着全连大声地说：我们这次阻击任务很光荣，为了掩护主力部队，突出敌人的重围，我们一定要完成七天七夜的阻击任务。就是我们死了，变成鬼魂也要缠住敌人，不能让敌人往前迈一步。

李团长讲完话，做了一个有力的手势，就带着警卫员钻进了火海。李团长是八一南昌起义的功臣，当年队伍撤出南昌城的时候，就是他率领义军一个营负责断后，边打边撤，一直掩护义军主力安

全撤到井冈山。他是革命的老资格了,最艰巨的任务,首长总会交给他。

赵大刀在最困难的时候,只要一想起李团长和他们这个团队,什么也都不在话下了。

天还没有亮,雨却小了一些。刚才还淅淅沥沥的雨,此时变成了细密的毛毛雨。远山升起了雾,由远及近,向无名高地弥漫过来。就在这时,一枚呼啸的炮弹在阵地上炸响了,紧接着无数枚炮弹,铺天盖地淹没了整个阵地。敌人的又一次进攻开始了。

枪炮声像雷鸣,更像是刮过的飓风,整个阵地都在颤抖,天地昏蒙一片。当敌人在离阵地很近的距离时,他们发动了几次冲锋,和敌人纠缠在一起。这时候,敌人的枪呀炮的就使不上力气了。这是一场肉搏战,赵大刀的鬼头大刀派上了用场。他左冲右突,大刀在手里上下翻飞,一出手就刺倒了一个;刀再向下一抹,又砍伤一个,瞬时间,敌人在他的刀下哭爹喊娘。

敌人又一次撤退了。没多一会儿,炮弹又一次覆盖了阵地,然后又又是敌人的新一轮冲锋。他们杀着、喊着,已经记不清杀退了敌人多少次进攻了。只记得天亮了,又黑了;黑了,又亮了。昼夜混沌,人们已经没有时间概念了,尽力使出最后的一点气力,把子弹射出去,把手榴弹投出去。

赵大刀最后的一缕意识停留在他跃出战壕的那一刻——他手舞大刀想把冲到近前的敌人赶下去,然而就在这一刻,一股炽烈的热浪把他推倒了。

一切都静止在了梦境中。